

山东能源  
APP山东能源  
公众号山东能源集团  
SHANDONG ENERGY GROUP

# 长安春笈

□李娜

晨光初破，护城河的垂柳以新绿叩响窗棂。枝头米粒大的芽苞被晓风裹挟，沾露的指尖便染得满掌清甜。恍惚间惊觉，这已是第二十三回在长安城守候春信。这座城池总以千年不变的节奏，将时光酿成新醇的酒。远处钟楼的铜铃正与近处卖豆浆的铜壶合唱，晨雾里浮动的，是未央宫瓦当上凝结的露，是大明宫丹墀间新生的苔。

青石板缝隙里，二月蓝正泼洒紫色的星星。晨练老者衣袂上的花瓣，恍若王维笔下未干的水墨，拓印着长安的胎记。纸鸢掠过的嘎吱声惊起芦苇丛中白鹭，雪影掠过时，我瞥见整座城池在水镜中摇晃。卖糖画的老汉正将凤凰尾羽凝成琥珀，糖丝漫卷如星河垂落。玻璃罐中未央的糖豆在记忆里叮当作响，春光原是这般剔透的甜。回民街的烤饅铺子刚支起炉火，面团在烈焰中膨胀成满月，恰似《霓裳羽衣曲》里旋开的裙裾。

转过荐福寺飞檐，塔铃惊醒沉睡的桃枝。斑驳香炉旁，着汉服的少女踮脚嗅花，鬓间绒花与真花在春风里互致问候。扫地僧竹帚轻划，落红顺着青砖纹路游走，竟在石隙间蜿蜒出《心经》的梵文。急雨忽至，游人躲进碑林长廊，檐角铜铃

□焦超

有人说，若有一个地方，让你去了便深深依恋，不再迷茫不再漂浮，那就是丽江。也有人说，不要轻易去丽江，因为她的美足以把你留下。怀着对丽江的无限向往，我来到这里，亲身感受到她的魅力。

丽江古城在南宋时期就初具规模，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。因其居丽江坝中心，四面青山环绕，一片碧野之间绿水萦回，形似一块碧玉大砚，故而得名。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族别最多的省份，而丽江这片2.0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居住着47个少数民族。千百年来，各民族和谐相处，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。1997年12月，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成功，填补了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无历史文化名城的空白。

纳西族，作为丽江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也是丽江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。纳西族的传统文字东巴文，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象形文字，文字形态比甲骨文还要原始，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。

纳西族的另一宝，就是纳西古乐。在观音峡景区的纳西院落里，我们有幸听到了白沙细乐的表演。台上演奏的是一家人，他们身着传统纳西族服饰，手拿古老的乐器专注地演奏着。台下听众洗耳聆听着据说从唐代宫廷传承出来的乐曲。演出结束后，一位中年男子向我们讲述，他的父亲是白沙细乐的传承人，不久前刚刚去世，随之带走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人类文化遗产。在丽江，大部分传统古乐的传承人都年事已高，也使得这一古老的音乐面临失传的危机。2010年，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的“纳西族白沙细乐”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丽江地处滇藏川的交接点上，自古便

正伴着崔护的桃花吟咏：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拓碑的老匠人正用温水润开夹江纸，墨香与雨气在空气中化作水墨氤氲，恰似当年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时的狂草。

曲江池畔的茶寮里，荠菜饺子还沾着未晞的露。老板娘说野菜是今晨从唐城墙根捡的，根须缠着隋瓷碎片。咬破薄皮，清苦中漫出回甘，恰似这座城的脾性。千年前的柳枝仍在抽芽，夯土城墙的裂隙里却开出波斯菊。高新区的玻璃幕墙折射虹光，霓虹与柳影在水中纠缠，分不清是今春的翠色染了霓虹，还是青砖记住了流光。华清池的飞檐在暮色里剪出唐诗的轮廓，温泉雾气里浮动的，是贵妃浴池边遗落的玉簪，还是现代泳池里孩童的欢笑？

市井最深处藏着春的褶皱。竹筐里荠菜与马齿苋挤作一团春色，卖花阿婆的篮中，玉兰与紫云英正暗自争春。穿校服的少年蹲在墙角为拾荒老人系鞋带，书包挂坠在晨光里碎成鎏金。电视塔的天线掠过沙燕翅膀，风的形状被永远定格。书院门的匾额在晨光中泛着白光，毛笔字培训班的孩子们正临摹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砚台化开的是，是欧体的骨，还是长安的魂？

暮色漫过南门时，城墙垛口的风捎来

槐花信。白鹭剪开春色掠过射灯，将影子拓印在青砖上，宛如时光的年轮。游船彩灯次第点亮，舢舨的铃声惊醒水面霓虹，万千金红便顺着涟漪流向星河。长安的春天从不偏私，任唐槐虬枝与新栽银杏共享暖阳，护城河的涟漪与霓虹光影彼此成全。就像钟表匠将新零件嵌入老机芯，书院门的少年在宣纸边角留白给爬山虎，春



《田无一朵不黄花》/摄影

□柴里煤矿 李志军

## 丽江印象

是茶马古道重镇。马帮的脚步磨光了古城的石子路，茶马古道的兴起也造就了丽江的繁华。丽江与藏区仅一江之隔，有着地理上的优势，内依鹤庆、剑川，外临中甸，是云南省出入西藏的咽喉。古城地面石板路也是适配马蹄的最好材料，与路相辅相成的桥顶部是没有台阶的，临街的墙也是采用圆弧而非直角，这都便于马帮行走。走在被历史轻拂过的平滑的石板路上，听着导游精彩的讲解，欣赏着古朴的建筑，耳畔仿佛传来阵阵马铃声。

丽江古城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，它的发展与当时滇藏物资贸易的唯一交通工具——马不可分割。绵长艰险的道路，长期在外行走，马帮头带领的马帮逐渐形成一种马帮文化。顾彼得在他的《被遗忘的王国》中，把马帮比作可以和原子弹抗衡的“人类武器”，可见丽江的马帮是多么让世人震惊。走马帮完全是拎着脑袋讨生活，一路上，他们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、疾病野兽、土匪强盗……走一趟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，很多人都一去不回。十二栏杆可以说是滇藏茶马道第一道险要，那里山势险要，危崖耸立，像一道难以逾越的石壁横亘在茶马古道上，是当年内地接通中甸的咽喉。过去的马帮路仅一尺来宽，连折12层而上，路两旁悬崖峭壁，古木参天，一失足便坠入万丈深渊，令人胆战心惊。纳西人毫不畏惧，勇敢地挑战自我，他们可以参加马帮，当上马锅头为荣。

玉龙雪山，是丽江人心中的圣山。虽然海拔只有5596米，却从未有人能够登

临到山顶，这是一座无人能够征服的山。东巴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我是九天先祖的后代，我是七地先宗的后代，超过九十九座山不累者的后代，猛狮壮象的后代……”纳西人自称是神的后代，他们对神有着最虔诚的信仰。玉龙雪山也是一座神山，传说，年轻的男女如果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，他们就会相约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云杉坪殉情。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，他们可以摆脱世间烦恼，升入理想的情国度，得到永生的幸福。千百年来，无数痴男怨女，为了追求真爱，像传说中的久和羽排一样在此山殉情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换取爱情的自由与永恒。

在雪山脚下，有一座露天剧场。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实景剧场，常年演出张艺谋导演的《印象丽江》，所有演员都是当地农民，以蓝天、白云、雪山为背景舞台。淳朴的人们用心去演绎自己的民族文化，浓缩丽江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60分钟演出，是足以震撼人心灵的视觉盛宴。

在丽江，曾经看到美国摄影家洛克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一张照片：一名纳西族女子躬身背着沉甸甸的箩筐，手里牵着一头牛，牛背上坐着她的男人，那个男人正悠闲地吹着笛子。这张照片，是纳西族母亲遗风的真实写照。丽江的男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可以养花养鸟、琴棋书画，而纳西女人不但要做家务，还要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。在过去，如果谁家要男人出来挣钱，那是非常丢脸的事情，纳西女人的勤劳由此可见一斑。

## 爆米花

□董仲亚

现在一提起爆米花，自然而然就会想到：一杯冰镇可乐，再加上一大桶爆米花，和恋人坐在影院的情侣座里，边吃、边喝、边看电影，也许是最浪漫、最惬意、最过瘾的事了。那散发着浓郁奶油味道，又香、又甜、又脆的爆米花，不用嚼皮，又不用吐核，吃着方便还环保，既能消磨时间，又不用担心会撑到，一举多得。

那一大桶爆米花，有卖几元钱的，也有十几元，甚至有几十元的，具体多少钱，要视它的出身而定。在影院的豪华厅里自然就身价倍增了，要是街头，用塑料自封袋包装的，最多也就十元钱。

我对爆米花的记忆，最早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，那时候的物质不丰富，各家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，很少人家才会拿出多余的粮食，来做休闲食品。能崩上一锅爆米花，别着只需两斤玉米两元钱，那也算是奢侈了一把，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了。

那时的爆米花也不是现在的样子，是用很大的玉米崩的，出来的成品也不是花形，只是一个圆滚滚的，比原先大了几倍的小胖子。

崩爆米花的师傅，大约一个月能来村里一次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压根就不知道崩

爆米花的师傅长得啥模样，每次见他都是满脸的乌黑煤灰，只有笑的时候露出雪白的牙。他来的时候，自己先弄些玉米，在一个广场空地上，崩上一锅。听到“呲”的一声响，人们就知道是崩爆米花的来了，这响声也算是广告了。

于是有小孩子先去探听，消息确实了，便回来央求大人，大人也有开恩的也有不开恩的。得到允许的，搓了玉米，揣了钱，拎着袋子，欢天喜地直奔广场。大人不同意的，虽悻悻的，却也装作若无其事，徘徊在广场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崩爆米花的师傅添煤、鼓风机碌碌着。

崩爆米花的人多了，自然的排起了长队，大家都很自觉，绝不插队加塞的。也有精明一点的，从家里拿了个小板凳，坐着排队，也有的只让袋子代劳，自己则在一边休闲。

就在这一声声“呲”响里，炸开了孩子们的希望和欢笑。最有趣的是有一家小哥几个，大人不同意给崩，便自作主张，弄一个人排着队，派最小的再回家里央求，只说是都排上队了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再不决定就晚了。大人拗不过，说了句下回不许这么干了，便摸出两元钱，叮嘱一句：多搓点苞米，多放点糖精。

那小的像是接到了圣旨，便以八百里紧急折报的速度，撒丫子跑到广场，得意地扬着手里的“两大元”，通知哥几个，

赶紧回去取玉米棒子。三棒就够了，非得四棒，搓好之后就盼着快点快点。等轮到我了，崩爆米花的师傅用他的瘪瘪坑坑的破饭盒子量了量，说多了，非要倒出来一些。小哥几个哪让啊，强行让师傅都给倒进机器里，还特地让多放点糖精，等师傅盖好了盖子，架在火上摇啊摇，哥几个才放心。

看着爆米花师傅，左手摇着鼓风机，右手摇着爆米花，哥几个嫌慢，于是小哥便主动请缨，摇起鼓风机。只见他抡圆右臂，将鼓风机摇得呼呼作响，那炉子中的火苗窜起老高。师傅一个劲地说慢点慢点，小哥哥哪里肯听，恨不得一锅爆米花马上就好。

师傅看了看压力表，觉得差不多了，示意小哥哥停手，让大家都闪开。于是拿出一个管状的工具，套在铁罐口一个突出的阀上，将罐口对准一个大网袋子，用脚一踢，“呲”地一声，腾起一股白烟，那爆米花都乖乖地钻进了大网袋中。没等白烟散尽，哥几个就冲了过来，一瞧，有些傻眼，别人家的都是白白胖胖的爆米花，他们的只有零星几个开了花，大多都是黄皮拉瘦的哑巴豆子。责问师傅咋回事，师傅说谁让你们贪多，哥几个只好收拾起来，抓到嘴里一尝，甜得发苦呢，都是多让放糖精惹的祸。有的吃，就不错了，就算再难吃，也不会剩下的。

□陈超

意原是让整个生命找到自己的时区。夜色深浓，大雁塔的灯带次第舒卷如经幡。练功夫老者衣袂带起的气流，惊起石阶缝隙里打盹的瓢虫，抖落一地星子。举着自拍杆的游人，镜头里不仅有石碑的篆文，更有石缝间倔强的草芽。灞桥的烟柳年年新绿，却始终记得为孤舟系一缕温柔。所有生长，原是时光最虔诚的礼赞。



《田无一朵不黄花》/摄影

□柴里煤矿 李志军

丽江是个慢节奏的小城，每天早上，人们都会睡到自然醒。直到上午十点多，商铺才不紧不慢地开门营业。在街上，几乎看不到忙碌的身影。或者是低声细语相互倾诉，或者是靠在窗台发呆，或者是专注雕刻着自己的工艺品，或者是沏一杯普洱，躺在摇椅上悠闲地晒太阳……这才是丽江人的生活。

丽江，是个浪漫的地方。每当华灯初上，古城笼罩在一片柔和的灯光之中，酒吧一条街，不知不觉就热闹起来。古老的建筑映照在灯红酒绿下，传出时尚的喧嚣。



《佳荔》/绘画 □正通煤业 柏丽

## 榆钱香里忆流年

□陈超

“紫陌东风飞度笑，又是一年榆钱香。”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榆钱又挂满了枝头，风里似乎都飘着那股独有的清甜。我走出家门，来到古运河对岸的一棵榆树旁，暖阳洒下，仰头望着缀满枝头的榆钱，嫩绿圆片托着褐色种籽，思绪也顺着这一串串的榆钱儿，串起了温暖的儿时回忆。

“傻站着作甚？”母亲当年总爱这样唤我。那时榆钱初发，她支起竹梯时总要念叨：“榆钱要趁嫩，老透了就成榆树的种子了。”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圆钱儿，在她发间撒下碎金似的斑点。我仰着脖子扶着梯子，看她灵巧的指尖在枝杈间翻飞，新折的榆钱带着晨露，簌簌落进竹篮里。

榆钱沾着露水时最是清甜。母亲教我捏住枝条中段，顺着茎脉轻轻一捋，那些翡翠色的小圆片便乖乖聚在掌心。“要像给小猫顺毛似的。”她总这么说，自己却总被枝杈勾乱鬓发。记得有回我贪多，连枝带叶扯下一大把，母亲拍着我的手背骂道：“这是要把树娘娘的簪环都摘去呢！”

厨房里飘着榆钱香。母亲把新采的榆钱浸在井水里，青瓷盆里漾着碧波。晨光漫过木窗棂时，她已经开始在案板上揉面。榆钱饭要拌玉米面，金黄的粉末裹着翠玉般的榆钱，上笼蒸得雾气缭绕。出锅时浇一勺蒜泥，蒸汽里浮动着面香与清甜。

“这饼子怎么老粘锅？”我蹲在土灶前添柴，看铁锅里榆钱饼边缘泛起焦黄。母亲拿锅铲轻轻一挑：“火候要像纺线，急不得慢不得。”她手腕轻抖，圆饼在空中翻个身，露出烙着虎皮纹的底面。榆钱粥在砂锅里咕嘟，掺着晒干的山枣，配红的果粒在绿浪里沉浮。

去年清明回淄博老家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老榆树今年结得格外旺相。”我特意请了假赶回去，却见她鬓角又添了霜色。她仍坚持要亲自摘榆钱，被我硬拦下来。那天我们搬了板凳坐在树下择榆钱，她的手指关节有些肿胀，却依然利落地分拣着杂质。“这是要做榆钱茶给你爸降血压的。”她絮絮地说着，把完整的榆钱单独收进竹匾。

医书里说榆钱能清热利水，《救荒本草》记载其可“疗饥馑”。现代营养学证明，这碧玉般的小圆片富含铁钙与维生素。但于我而言，它更是封存着时光胶囊里的乡愁。某个回济宁探亲的深夜，当我嚼着外卖买的榆钱饭团，总会想起母亲揭开蒸笼时那声带笑的“开饭喽”，想起榆钱粥氤氲的雾气如何模糊了老屋的木窗棂。

此刻站在榆树下，枝头的榆钱正簌簌作响。我拨通视频电话，母亲在屏幕那端指点：“挑向阳的枝条，对，就是发亮的那几串……”

风掠过林梢，三十年前那个扶梯子的小男孩，与此刻握着手机的妇人，在榆钱清甜的香气里悄然重逢。



《晨雾染翠》/绘画

□田陈煤矿 张玉舟

## 寻找对跖点

□高远

在地理上有这么一个概念——对跖点。指的是地球上同一个直径的两个端点，二者的经度和为180°，通俗点说就是地球上任意一点通过地心直线对应的另一端。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个专属于自己的终极旅游地，那便是对跖点。站在这个点上，你脚下的土地，正是我头顶的天空；我所见的日出日落，于你而言，则是相反的风景。

在我看来，寻找对跖点不仅是浮于经纬度的计算与度量，更是内心深处逃避与回归两大命题的争斗。

工作和生活是对跖点。我想获得生活的品质和惬意，我想每天下班都回到家陪伴家人，陪伴我那最近刚学会叫“舅舅”的外甥女。可现实的情况并不允许我这样做，四方的屏幕里永远有一个接一个的新任务。每天都要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新挑战，生活像是被上了发条。自由和束缚是对跖点，我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、学习与工作，我想按自己的节奏成长，变成我想成为的样子。可现实就是，小时候会被每天督促完成各种试卷，长大后催婚、催育也接踵而来，生活像是被钉上了截止日期。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例子，它们构成了一张大网，网下的我们都在苦苦探寻二者间微妙的平衡。

逐渐我便放下了自己的那份固执，就在我日复一日的寻找中慢慢发现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，没有那么多的“敌人”，更多的是我们与另一个自己对抗的过程。这“两点”虽像人生的两极，实在是遥远，然而要走“心”的话，用点时间，定能到达。

我们一直都在埋头向前走，不管是否愿意，总能感觉背后有无形的臂膀推着你。前进的路上总会有人告诉你你要停下来歇歇脚，本已落后，又何必歇脚的底气。现实的生活中，总是充满着焦虑与比较：焦虑自己生活的进度，比较自己与别人生活质量的宽度。我们不知道终点，只知道要前行。

虽然无法明晰终点究竟在何处，但无论去往哪个方向，只要向前一步，你都会离属于你的那个“对跖点”更近一步。如果现实条件允许，你到达了那个“点”，那便是离你当下处境最远的地方。但是又要面临一个问题，你不能向四周多迈一步，因为多迈一步，你就会离你的处境更近一步。去寻找“对跖点”的时候，有种逃脱的快乐；发现自己无从下脚的时候，又有种绝望的崩溃；但直到最后选择无论向左还是向右迈出那一步后，却是异常的坚定。

生活好像更多的时候是避无可避的，我们想逃离的地方，往往注定是要用一辈子去体会的地方，与其逃避，不如去面对、去点燃。我认为这并不是悲哀，我们究其一生一直在学习的就是认识自己、接纳自己，这不是妥协，只是慢慢学着放下心中那份执念。行文于此，我想起《天堂旅行团》书中的一段话：“我想去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有一座灯塔，只要能走到灯塔下面，就会忘记经历过的苦难。”所以，请你我昂首向前。



《溪山行舟》/绘画 □李楼煤业 魏冷冷